

方明
◎ 著

泡影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方明
◎ 著

泡影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泡影/方明著. —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15. 4

ISBN 978-7-5039-5982-0

I. ①泡… II. ①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69920 号

泡 影

著 者 方 明

责任编辑 巩建华

装帧设计 孟 龙
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(100700)

网 址 www.whyschs.com
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84057666(总编室) 84057667(办公室)

(010)84057691—84057699(发行部)

传 真 (010)84057660(总编室) 84057670(办公室)

(010)84057690(发行部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张 18

字 数 280 千字

开 本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书 号 ISBN 978-7-5039-5982-0

定 价 28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早晨，从凤凰山上俯望去，整座省城显得清晰安详，高大建筑物的上部已泻满冬日初阳，像戴了顶金冠。一望而知，今儿是个好天！半山腰的疗养院内，某文学月刊举办的笔会已至尾声，上午开完总结会后餐，下午大家将各奔东西。此时早饭刚过，开会尚早，这帮经过一个月闭门造车，大多是业余作者的半吊子文人，三五成群地在院落里高谈阔论。几位年轻女作者在一块叽叽喳喳说个不停，声音比晨鸟的鸣啼更热闹。这些日子里，她们欣赏了彼此的大作，心里虽然觉得都不如自己写得有深意、新意、文采，但互相已产生出“半张纸”的友情，这个说日后务必多联系交流，那个嘱假如结婚，千万别忘记通知。口气好像她们比完文采，下一步准备比谁的老公更英俊出色，又仿佛别人的老公大家都有份的。忽然传来收音机声：“各位听众，今天是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，下面请听本省气象……”这女播音员昨晚一本正经地宣布今天早晨“阴有雨”，现在又字正腔圆地预报起明天的天气情况。

那手捧半导体倚栏聆听天下风云的男人，五十有余，矮而胖，两侧面肌跟画上的太上老君似的，既凸又圆，像各挂着半片鲜嫩的红苹果，在晨阳下与半秃亮脑瓜交相辉映，几乎叫人产生他有三个脑袋的错觉。他叫刁一德，著名作家，是受编辑部之邀来为文学青年们讲课的。大家见他笔耕有暇，满怀崇敬地上前攀谈。刁老师做出一副淡定深邃，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架势，循循善诱大家创作应大处着眼，小处落笔，故事设计应在情理之中，意料之外，又说写作可以经历三个阶段：一、无啥可写；二、样样可写；三、披沙拣金地写。有位脖子上围条白色长围巾的姑娘听得深有感触，向身旁一小伙子说：“刁老师讲得太有道理了。”

这小伙子打个大哈欠，算是回答。不过他心里认为，第三种人写出来

的东西最没看头，像产品说明书，一二三四甲乙丙丁；或者像塑料花，先做好枝杈，再缀上绿叶红花，既干涩又生硬。这时候过来位慈眉善目、衣着朴素、透着书卷气的妇女，默默听了会儿，顺着大家的话题插话说：农业学大寨时有首诗，描写一位妇女在水库工地劳动的情景，其中一句最生动传神——辫子不靠背！试想女人挑着担，走起路来连大辫子都飘在半空，可见跑得比汽车还快，干劲比天更高。众人对作者的妙笔赞佩之际，纷纷恭称她“王老师”。王老师是该刊本次笔会的主持人。

那姑娘恍如喝了杯千年佳酿，啧啧舔唇，又对那小伙子说：“周文，那作者的想象力太丰富了，不晓得怎么想出来的？”

周文懒懒地说：“诗里的女人力气那么大，肯定腰很壮，腿很粗，估计没男人肯讨她当老婆。你说是不是？甘萍。”

甘萍捂嘴窃笑，忽瞧见了自已的纤纤身材，以为他在拐着弯地赞美自己，不由又得意又害羞，又恐他不顾场合再说出什么来，忙又朝刁老师说：“刁老师，这期的《中篇小说选刊》里又有您的作品。昨天我连夜看完，哭了好几回，太感人了。”

刁老师拿出牙签剔着牙缝内并不存在的积食，谦虚道：“一般一般。说实话，我真搞不懂那帮编辑的眼光，这篇东西是我最不满意的。”

众人想“不满意”都能入选，满意的还了得？！顿起望尘莫及之感。

甘萍对刁老师的崇拜更是到了要五体投地的程度，娇滴滴地问：“刁老师，您写的是亲身经历吧？您多大结的婚？有儿子吗？我想您这样事业有成的男人，师娘一定跟小说里描写的一样温柔漂亮，养出的儿子也肯定聪明。”

周文惊奇得眼发愣，心想她这种问题都问得出口，也不怕别人听了误解：假如刁老师未婚，她愿以身相许；假如已婚，刁老师的儿子也可考虑。

果然，刁老师两肩“苹果”一抖，大有敦煌莫高窟里的飞天女随风飘走之势。过了半天，才找回来持重的表情，说：“我以前受‘四人帮’迫害，戴了十来年右派帽子，创作的黄金期早失去了。真正的好作品，要靠你们年轻人写了。”刁老师本要慨叹自己人过半百，上有老下有小，已江郎才尽，今非昔比了，可一转念，觉得还是把责任推在“四人帮”头上比较省力。他又说，“至于我爱人呢，倒的确漂亮温柔。但我一向是个有责

任心的人，尤其作为男人，理所应当要给予爱人幸福。我那时候给不了爱人幸福，爱人也就跑……不！我就主动与她分手了！现在想想，我一点儿不后悔，我解放不了全人类，解放个把人还是力所能及的。”口气像当年放生了条小鱼或一只小鸟。事实是，那时毫无名气的他仅凭这副原始尊容，找的老婆长得实在不怎么样，性格也跟母老虎差不离儿。他更不是主动将老婆放生的，而是他被下放到农村教书时，趁便弄大了村里一位寡妇的肚皮，所以被老婆一脚踹返光棍行列，“唉，这就叫‘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旦夕祸福’啊！不过，感情是一笔财富，对于搞创作的人来说，更是灵感所在。再说男人只要事业有成，还用得着怕没有爱情?!”

刁老师的话不仅给人一个提示：搞创作的人必须拈花惹草，并且多多益善；还给人一个启迪：事业成功的人像大饼，爱情只是撒在上面的芝麻，有则增香添色，无则不伤大局。

众人纷纷恭维刁老师所言精辟。甘萍又娇声道：“刁老师，今后我想常来登门请教，您不会太忙没空吧？您一定要多培养培养我哦！”

刁老师两月“苹果”似要瓜熟蒂落地再次一抖，嘴上客气地请甘萍“不用客气”，意思是随时恭候。

周文听得直暗笑，想这世界上干部能培养，感情能培养，连细菌病毒都能培养，唯文思才情是天生的，刁老师能有什么灵丹妙药来培养你？噢，他俩顺路培养出感情来倒极有可能，只是岁数差太多，不能一块白头偕老，可惜可惜！正瞎操心，冷不防甘萍扯住他的衣袖，兴奋地说：“到时候我喊你一道来。”

周文忙甩开她的手说：“别喊，我没空。”

甘萍万没料到自己好心好意请他比翼齐飞，他竟不领情，一下尴尬得面色通红。

周文见她成了表里如一的热血青年，勉强说了句：“我们单位请假要扣工资奖金的。”

甘萍顿然噎住，像盯着堆狗屎似的蔑视了他足足半分钟才说：“想不到你这么庸俗！”纤腰一扭，不再理他。

周文反倒开心地笑了，转身就走。他原先对甘萍的认识很浮光掠影：文文气气，清清瘦瘦，腰细如柳，但胸脯平得像大草坪，屁股瘪得像空麻袋……柳腰缺少丰胸圆臀的烘托，就仿佛小说里没有叛徒反衬的英雄，终

归显得干巴巴，叫人难以记忆深刻。可刚才他听了甘萍跟刁老师说的那些话，印象忽然由表及里了：这女的，有点半娇半痴，轻飘飘！心里甚是鄙夷，所以正懒得再理会甘萍呢。

周文来自省城两百多公里外，位于东海之滨的一个地区。那地区因战略位置重要，驻有海陆军。他父亲是海军基地的参谋长，母亲在陆军医院做外科主任。他兄弟四人，仨哥哥都当兵在外，全家只有他是平头老百姓。他在当地一家全民所有制企业工作，那家企业万余职工，地处城关远郊，因属省直企业，据说公司头把手跟行署专员级别相当，不过，他的级别仅为二级电工。他吃的是技术饭，却不务正业地爱好文学，虽然他对待爱好的态度也时冷时热，一天打鱼两月晒网，比工作态度好不了多少，倒时有作品发表在地市级的小报小刊上。可那些东西印成铅字后，他自己看了都感觉起鸡皮疙瘩，又恐被人笑猪八戒戴眼镜——冒充文化人，故从不声张，只在暗里希望有朝一日一鸣惊人，由于老是鸣而不响，他韬光养晦的阴谋轻而易举地得逞；他心知希望与做梦一样，所以现实愿望很实际，就是调个不必每天起早赶晚，离家近，既轻闲又合胃口的单位，如文化馆、工人俱乐部之类。可向父母提了多次，都无果。一天，他应约去地区文联一个编辑家。那编辑年近退休，但人老心花，喜欢谈女人，见他说起女的来也有一套，遂与他成为忘年交。老编辑告诉他文联所办刊物需增人手，便推荐了他，但鉴于他既无学历又非干部编制，想来的人又很多，特嘱其找关系向有关部门领导先行疏通。他喜出望外，回家即请父母出马斡旋，没料到父亲说：“你读书时吊儿郎当，六门功课四门红灯，到那种地方能干出啥名堂。少借大人名义四处扯淡！”母亲说：“还是脚踏实地学门技术吧，将来不管怎样都能有口饭吃。”父母一致认为儿子不是知识分子，所以绝无必要往知识分子堆里插一脚，以免产生坏影响。他碰了一鼻子灰，气恼透顶，却也无可奈何。

总之到目前他诸事不顺，只有谈恋爱例外。那是上半年的一天，他跟同事打牌输了，照赌规下班后在厂门口小饭馆请客，大家喝完闹罢，又上公司礼堂看电影，深夜散场，他独自回车间取自行车，走在空旷无人、风响虫鸣的厂道上，忽闻轻悠哼唱：一树红花照碧海，一团火焰出水来，珊瑚树红春常在，风波浪里把花开。他想这年头流行邓丽君，这女的竟还会唱《珊瑚颂》，声音又这么好听，不知长相怎样？得瞅瞅！循声寻望，前

面被浓密树叶挡住了路灯光的幽暗里，有位姑娘正快步而行，显然是在借歌壮胆。他紧跟上去，悄悄尾随了一阵，那姑娘似有察觉，歌声骤止，脚步迈得像行云流水，更快了。直至到了前面灯火通明的车间门外，才停下脚步，余悸未消地回身望来……置身在灯光里的那姑娘，温婉端庄，楚楚动人，尤其是那双看上去不大，好像还是单眼皮的眼睛，更显着与众不同的柔美。这时的他全然不觉自己也进入了亮处，仍毫无顾忌地盯着那姑娘，恰四目相对，瞬间，那姑娘似乎愣了愣，脸颊仿佛有些泛红，随即慌忙移开目光，要进车间去。

他捕捉到了那姑娘的表情变化，自信地觉得那即便算不上爱的火花，至少也属于两情相悦的火星，不禁血脉贲张。

正巧有个女孩从里面出来，不解地冲那姑娘说：“杜娟，今天你们翻班休息，你来干什么？”

杜娟如梦初醒，说道：“呀，真的！我还以为今天上班呢，真是昏头了。”回眸瞟了眼他，边挽住女孩的胳膊，羞笑起来。

从这晚起，杜娟在他心里如影随形，只恨不能接近了解，急得在日记里骂开了：丘比特那小子不知在瞎忙啥，怎么也不帮忙射支箭过来！丘比特嘴上没毛，办事挺牢，不久真赐他次机会。与杜娟同组的跟班电工，因生育功能卓著，几下就叫女朋友怀了孕，急着奉子成婚，但丈母娘不知女儿已被生米煮成熟饭，嫌那人上的是昼夜错乱的三班倒，死活不准，因此那家伙正满世界托人找关系，到他主任家里也去了好几趟。他得知情况，忙去找那人，双方一拍即合后，他立即给车间领导打报告，说自己家里兄弟众多，住房困难，无法好好休息，以致上班经常迟到早退，影响“四化”建设大业，特要求上三班，住集体宿舍，与某车间某某人对调。也搞不清是报告的作用，还是那人早给他主任进过贡，不到十天，他如愿以偿。

他与杜娟从你悄悄看我、我偷偷看你起步，慢慢进展到相逢一笑颌首致意，过了半月，开口说话了，话题从“你好”、“吃了吗”的只言片语，渐渐延长到“今天下雨，明天会不会出太阳”，“昨天那么闷热，听说后天可以凉快点”之类的三语两言，自然而然发展到说说看过的一场电影、一台晚会、单位里的趣事、社会上的逸闻，等等。妙的是，一个废话说得不知疲倦，另一个听得津津有味。更妙的是，这车间每班二十来人，所要做

的工作仅是隔时记录机器上的仪表数据，而这富裕的时间正好被他废物利用来谈情说爱。

当然，他俩说的也不全是废话，譬如有一回杜娟就问他“爱好什么”，电影里的人碰到此类提问，标准答案是“爱看书”，以表示自己渴求知识与上进，他却说“喝酒”，杜娟善解人意地笑笑，此后不再提及。他也言之有物地问过一次杜娟：“我第一次看见你那天晚上，你怎么连班都上错了？”杜娟难为情地笑道：“你还记着呀？几天没上班，搞混了呗。”他暗想你不上班干吗了，不是去搞对象的吧？心里分析了好些日子。

这过程中，他俩不知不觉进化到了上班时总坐在同一条长椅上，长椅的位置也发生着改变，开头是不避同事，后来有了排他性，离群体越来越远。相应地，他俩也都悄然改变着，他尽管仍不喜欢工作，但恨不得天天上班；杜娟呢，因为花香招蝶的自然规律，有许多追求者。那些“蝶”在她上白班时常飞来车间，从前杜娟的应付方式是：有分寸地友善，有尺度地交往，比如一块坐坐、聊聊。可他每逢此时，脸色就控制不住、意识不到地转青发黑。杜娟似有感觉，待那些人再来时，就改以他们若站着，她就坐下，他们如落座，她便站起，尽量只听不讲，尽力缩短接触时间，或者干脆到他旁边坐着，以利他监听。可他拧得很，往往放弃监管，拒绝旁听，心里却期望杜娟对除他之外的所有男人一概冷若冰霜，甚至盼望那些心怀鬼胎的家伙统统死光，至少等他把杜娟弄到手后再活转来。不过，才一个多月，他俩就越来越离不开了，有一次杜娟请了病假，他六神无主得险些也生病；另一回他因故请假，上班后同事说：“杜娟这几天像丢了魂，就孤零零一个人坐着。昨天我跟她讲话，她还把我叫成了你的名字。哈哈，她万一出事情，你要背责任！”

他心花暗放，硬板着面孔说：“瞎讲！”

事儿到了这火候，他心里有底了，开始盘算起什么时间，以什么方式揭开锅盖比较合适，未承想平地起风雷。这天，他坐在食堂里吃饭，只见杜娟端着碗也走进来，有个男的迎上去献殷勤说：“‘吉普车’，今天的红烧肉特别好吃，我刚好多买了份，给你吧。”

本来神色宁静的杜娟顿时愠怒道：“王师傅，我哪儿得罪你了，要这么说我？”

他这才知道，原来杜娟就是大名鼎鼎的“吉普车”！他早有耳闻：本

公司有“三大美女”，绰号分别是“长颈鹿”、“吉普车”、“小天鹅”。其中“吉普车”因为能歌善舞，会多种乐器，一年里几乎有近一半时间被地区有关单位借调去参加各类文艺活动，所以“名气最响”。又传说“吉普车”招工后去外地某厂实习时，曾与该厂一男的关系暧昧，甚至到了晚上关灯的地步，“长颈鹿”是这件事的目击者，并且其“吉普车”的绰号即起源于此。他一下心冰凉，好几天对杜娟视若无睹。

杜娟不知他为何冷而漠之，委屈地问：“为什么不理睬人？”

他爱理不理地说道：“我现在不是正跟你讲话吗？”话音未落就迈开步，可惜车间面积有限，难以充分展现扬长而去的气派。

他毕竟不是人云亦云轻信偏听之人，发泄过后人就冷静了下来，望见杜娟孤坐在车间后门口的凳子上，他就坐到了前门口的长椅上，两人遥遥相对，大有“君住长江头，妾住长江尾”的意境。过了半天，杜娟头没抬一下，身子没动一动，他开始忍不住了，暗想自己要不要放下面子先走过去，忽然发觉杜娟已悄然坐在身旁。

他心虚地问：“你脸色不太好，不舒服？”

杜娟摇摇头，继续似尊玉雕般垂首默坐着，只有风吹散的一缕秀发在洁白的耳畔飘舞。

他心里一阵痛怜，又装憨问：“那你怎么啦？”

杜娟抿抿唇，再次摇摇头，好久才轻声反问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他说：“没怎么。”

又是长长的沉默。杜娟抬头望着他：“怎么不讲话呀？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？”

“没有。”可惜脸皮欠厚，思想还是跑冒滴漏在表情上。

杜娟双眸闪着泪光，“你讲出来吧。有的话，我就承认；没有的事，我也向你解释清楚。不过你放心，无论你说什么，我都不会怪你的。”

他心一横，先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说：“其实，我根本不想讲，可你非逼我讲……”支支吾吾好不容易说完，赶紧劝慰一句，“你只当那些家伙放屁好了！”

泪水再也止不住地滑落下来，杜娟忙背身抹去，然后低头注视着自己并放在膝盖上的双手，调息着情绪，许久许久，哀怨地问：“你信吗？”

他知道小肚鸡肠叫不响，厚着脸说：“我如果相信，问都不问了。”

杜娟苦涩地笑笑，轻叹了一口气，“唉，做人真是太难了！”随后缓缓道来：实习时，那厂有一开车师傅，年纪相近，忠厚正派，像兄长，对她很照顾，而且同去实习的人都常坐他的车，因为那厂离城有七十多公里。实习结束那晚，那师傅托她捎东西给城里的亲戚，她去他宿舍取时，恰碰上停电，等她帮他摸黑打好包赶去，公司派去接实习人员的车已开走，她急得要哭，那师傅只好开着单位的吉普车送她，半路追上公司的车，那师傅就掉头回去了。“就这么一件平平常常的事，后来被添油加醋得……如果我平日不是对谁都客客气气，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更难听的话呢！”杜娟说时，肩头微微颤抖，显得那么柔弱。

车间里机器轰鸣，车间外大雨滂沱，杜娟声音又很轻，他其实并没听全听清，但从杜娟时明时隐的诉说中，他想象得出那天带队领导点名时不见杜娟，即派“长颈鹿”去找。“长颈鹿”老远看见她进了男宿舍，追上去，刚到楼梯口，屋里灯灭，就不好意思再喊，回去好心地报告说杜娟已搭便车回去了。可是后来，“长颈鹿”越想越感觉新鲜刺激，越想越感到自己不仅美丽，还纯洁无瑕，不讲倒显不出这些人有我有、我有人无的优点，便没保住密，说了。不过，后来那些灵动的细节，包括起绰号，也许都是那帮吃不到葡萄就非说葡萄酸的家伙编造的。

从那以后，他俩更像一对恋人了，会一块下班，然后各回寝室；他上班睡过头时，她会去寝室敲门叫醒他；会相约去食堂，碰上大风大雨天，他实在懒得去时，她会顶风冒雨为他捎来饭菜。头趟他给过饭菜票，可他不肯收，后来他就不客套了；他俩谁车间里有信，同事们可以交给他俩任何一人，他或她都不会推托。厂里发什么福利，诸如水果禽蛋之类，也只要通知到他俩一人即可；平日，他俩基本都住在厂里，但谁要回家前，总会预先告诉对方，到时两人肯定巧遇在厂门口，然后骑车相伴而去；有时他们也乘厂车，虽然车上从不坐在一块，也不互相讲话，但售票员先走近谁，谁必定买两张票，后来售票员都习惯成自然，不论哪个掏钱，一撕就是双份。他俩的事情在单位里传开了，有人甚至认为他俩已花好月圆木已成舟了，但实际上，他俩手没碰过一下，半个爱字还未出口过。

准确说来，他是表白过两回的。有晚上班，他壮胆把杜娟叫进了工具间，未料心里重复过至少千遍的话，临阵忘个精光，正搜索枯肠时，“呼”地推门闯入两位女同事，见到他俩，自知搅人好事，急欲退出，可其中一

人傻乎乎地想替这冒失举止添上个自然结束的尾巴，竟冲着杜娟大惊小怪地说：“呀！杜娟，你脸怎么这么红啊？！”杜娟本已局促得反背双手，身体倚墙，垂首而立，闻言顿然窘乱无措，面色急速升至鲜红的程度。他更是连说胡话：“我们没事，没事。你们聊，我出去。”夺门而逃。结果人生第一回表白因为人祸，没成功；另一回，他下班前语无伦次地向杜娟表达清了“晚上一道到外面散散步”的意思。天暗后，两人前后相隔十米出了厂门，再调整队形为一左一右，彼此距离也缩至两米，走在厂区围墙外的马路上。偏偏那晚明月高悬，该死的路灯又一盏不坏，他觉得尚欠僻静，于是带杜娟走入一条幽暗的村落小径，刚想牵杜娟的手先试试反应，突然犬吠一片，几条恶狗冲将过来，吓得两人慌忙撤回安全地带。但安全地带谈恋爱不安全，一群荡马路的工友看见他俩，尾随着一个劲儿起哄。这回是天灾之上又加了人祸，终致他人生第一次约会像兵书上说的，被“半渡而击之”。

一晃到冬季。这天半夜，他接班后巡检完设备，靠在角落的机器上打盹儿。正冷得越蜷缩越紧时，忽感温暖如春，幽香沁鼻，睁眼只见杜娟离去的背影，她那件浅灰色的派克短大衣已盖在了自己身上。他故意咳嗽了一声。

杜娟停下脚步回望着他，有些意外地说：“你没睡着呀？我，正想跟你说道点事儿呢。”

待她在身旁坐下，他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杜娟说：“公司党办上午把我叫去，说地区又要借我去参加元旦演出，大后天就要去报到。我本来不想去，可地区群艺馆的李老师正好打电话到办公室，说她们那儿的手风琴手住院了，叫我无论如何要去帮帮忙。李老师平日对我挺好，我不好意思不去。”

“那就去嘛，救场如救火。”

“嗯。可是，得四十来天呢。”地区所在地距此二十多公里，去了就得吃住在那儿，她有些缱绻难舍，“还有件事，地区文化局早想调我去群艺馆工作，但公司一直不放，我也无所谓，反正在车间里上班也挺好。可今天公司正式通知我，让我这次回单位后直接去劳资处办调令，到公司工会上班。你说我怎么办呢？”

周文是信奉“世间万物只有平衡，才能稳定”哲学的，不禁心一沉，

暗感自己像个鲁莽战士，奋勇冲到敌人碉堡前，一摸，别说炸药包，就连颗像样点的手榴弹都没有。嘴上却爽朗道：“比车间舒服，当然去了。”

杜娟用征询的口吻说：“要不，调不调等我回厂再说，你也帮我想想，行吗？”

“水往低处流，人往高处走，有什么好想的。”周文的声音开始冷峻了。

杜娟望望他，说：“人家想听听你的想法，你别这样呀！”

“我哪样了？我觉得自己很正常。”

杜娟柔声说道：“你别想太多太复杂了。”

他说：“我从来不多想，更不作非分之想。”

杜娟抿唇笑笑，静静坐了会儿，站起身说：“我大衣袋里有封信，你有空时看看，再帮我写几句客气话，连信照原址退回去，好吗？麻烦你了。”说罢姗姗离去。

周文取出信一看，是某只癞蛤蟆写给她的求爱信，而现在她授权自己去处置，其中含意不言自明，顿时，胆魄像消防高压水被拧开了笼头，直冲霄汉，追上杜娟就要面皮老老说“我爱你！”忽又怯懦了，只说：“最近常有冷空气，你的大衣中看不中用，太薄了，我弄件厚点的大衣给你带去。”

杜娟脸都红了，羞涩地说：“那你晚上送到我家里去，行吗？”

他心一热，想此去杜娟也许会主动表白，那最好不过！一口答应。

早晨，两人乘厂车回城，分手后他到家，偷偷拿了母亲的军大衣，一分钟没睡，蝙蝠盼天黑似的等到晚上，悄悄溜出了门。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上一个女孩子家。杜娟家在半山坡一幢公寓里。他也搞不清双脚是踏在地上还是飘在云里，忽儿快步，忽儿慢行，鼻尖冒汗脑门出油地沿着坡道而上，终于到了楼前平台下，周围暗黑一片，耳畔寒风呼啸，回首望山下，万家灯火闪亮，海港里泊船的桅灯也放着光芒，才肯定此非梦境。

平台上传来熟悉的声音：“你来了，我等了快一小时了。这儿的路灯被台风刮坏了，你慢点。”杜娟摸黑走下来，引领他登上台级，经过平台，走向楼梯，边自责说，“今天很冷的，冻坏了吧？怪我事先没讲清楚，你应该从一中大门进来，这下面的学校有扇后门，上来就到了，可以少走好多路。”

周文说：“不冷。我读书就在一中，知道有后门。”

杜娟大感意外地说道：“真的呀？那我告诉你地址时，还不如直接说一中教师楼。”

周文忙问：“你爸妈在什么单位工作？”

“他们都是一中的老师呀！”

周文脑袋嗡一响，立即记起自己上学时的斑斑劣迹，心想如果她父母认得我，岂不立马原形毕露？！他将大衣往杜娟怀里一塞说：“糟糕！我忘了件要紧事情！”扭身便跑。

他跑回家，四仰八叉躺在床上，心乱如麻，随手拿了本书，看到天色露白，才看懂一行字：再这么下去，黄花菜都凉了！不禁浑身抖了抖，想爱情虽非黄花菜，但时间长了，恐怕也会凉的。更何况黄花菜旁边，保不准要吹两台电风扇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对了！管他三七二十一，也写封信去！还免得厚着脸皮当面说。开天辟地头一回写求爱信，着实没比胡编故事容易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定稿，居然词句晦涩，大有欲擒故纵的味道。

杜娟：

近来听到不少传言，说我们“那个”了，你并没与我“那个”，却蒙受不白之冤，我深感歉疚。女人声誉最重要。为了你的声誉，我们是否应该保持适当距离？你的意思呢？

衷心祝你一生幸福

他颤着双手将信装入信封，费了半瓶糨糊粘好，唯恐信到车间被同事看穿笔迹，还仿照匿名揭发信的做法，信封上的字由左手代劳，并且不落发信地址。没料信一寄出，立刻起了种类类似干完坏事，急于躲藏进阴暗角落的心理，忙请假三天，在家闭门祈盼杜娟收悉此信，立马抛弃女性所有矜持，义无反顾地对他说：即使你是个讨饭坯，我也爱你！那时自己没有办法，只好半推半就地接受她的爱。同时幻想不久的将来，自己出人头地，杜娟生活在无与伦比的幸福里；谁知到了第二天，心情又变成犯人等待审判结果一样。犯人也许会懊悔：最好当初别坦白得那么彻底，说不定

判刑还可以轻一点儿。他想：万一她来个顺坡下驴怎么办？该死，那信写得太保守，欠开放！人像疯狗似的，在屋里团团转。到了第三天，他变成了劳动模范，身在家而心系工厂，几次打电话到车间问有否自己的信，车间肖主任被问烦了，说：“小子，你是不是想叫杜娟来听电话啊？她已经去地区报到了。”他忙说：“不是不是。”肖主任说：“不是就别再打电话了。信又不是电报，晚点看没关系。知不知道！”他明明清楚自己不曾告诉杜娟家里的地址，但还是忍不住去看院门口的信报箱，果真有封信，心狂跳着取出一看，却是《太平洋》编辑部来的信函，邀他去省城凤凰山参加为期一月的作品加工会，函一式两份，注明凭其中一份向所在单位接洽请假。他顿有黑夜望见北斗星，弱国造出原子弹似的欣喜，兴冲冲就要赶往厂里，转念一想，杜娟不在，去了也没劲，再说拿信函去请假，必定传得人尽皆知，难免不惹冷嘲热讽，还不如请事假扣工资划算！他主意打定，赶紧写了张报告，称山东老家的爷爷病危，特请假一月前往尽孝送终，然后套好信封交给海波，让她明天转送车间领导。

他对谁都没讲，悄悄来到省城，上山后认识了甘萍。甘萍师范毕业，分配工作时，因主动强烈要求学非所用，组织上安排她进了粮食局。去年，她发觉找她开后门买三等米的人越来越少，一调查，原来市场上随便买得到了。她备感失落之际，发现人们物质日益丰富，但精神渐趋苍白，便托关系调入文化馆，做上了份没有书刊号的内部发行小刊物的大编辑，同时开始自产自销精神食粮；她此趟受邀来凤凰山，发现与会者里唯一的同乡周文，恰巧是个男的，长相也可以，于是心里不知怎么搞的，总想起“志同道合”、“天生一对”之类的话，总觉得两人之间天注定要发生点事情。

庸俗是文人的死亡判决书，这是甘萍发掘出来的真理。但此时的甘萍，正为自己刚才说周文“庸俗”的话懊悔不已。她四下张望，见周文身体左摆摆右摇摇地坐在远处厕所旁、悬崖边的矮墙上，朝阳、枯树、山岸上裸露着的红褐色岩石静默如画地铺展在他身后，把他显得格外孤单可怜。不由更内疚自责了，抬脚收脚了好几来回，还是有些抹不开脸，直至想到知错就改、不拘小节乃文人之襟怀美德，才有勇气走过去。

“对不起啊，刚才我是有口无心的。”

“什么对不起？”周文忽记起来，“没事没事，你想多了。”心想你当你

的话是圣旨啊，老子那么当真！

“不生气就好。其实我看得出来，你不是庸俗的人，事业心很强，也很刻苦……”见周文一脸茫然，又说，“昨天下半夜，你们房间亮着灯，我起身看了看，那么晚了，你还坐在桌子前用功呢。”

周文恍悟道：“甘萍，你想偏了，我那是因为……哈哈，算了算了，不讲了。”他昨天着了凉，中午起就开始跑肚拉稀。糟的是这所谓的疗养院从前是座尼姑庵，后因尼姑嫁人，导致山门破落。几年前，穷得丁当响的文化部门为尽文物古迹保护之责，对其稍加修缮，又本着物尽其用的原则，令它担当疗养院角色。可它挂上了疗养院的招牌，仍仅具尼姑庵之设施，连厕所也只有一个，还在屋外院子里。昨晚天特别冷，他嫌衣服穿上脱下麻烦，所以一直趴在桌子上静候“内部矛盾”激化，却死也想不到会被甘萍当作“事业心强”的凭据。他越想越好笑，要憋憋不住，又懒得费口舌解释，只好望山下风景。

甘萍陪他同观片刻，又说：“对了，回去后，假如哪天我叫你一起来找刁老师，你究竟来不来？这么好的机会，我劝你能来。你应该知道，有刁老师这样的名人做老师，同样一篇稿子，在编辑手上的命运可能完全两样。”

“人人有份的就不是机会。既然是好机会，我劝你还是单独去，何必拉上我？”

“我们是老乡呀！我希望你也事业有成。还有个原因，我只告诉你一人，你听了不准讲出去……”她那既神秘又亲密的口气，引得周文想抢说：“那你别讲，我嘴巴向来不上锁……”但慢了半拍，被甘萍占了先机：“昨天晚上十点多钟了，刁老师还来请我上外头散步。他说我的那篇东西很好，要和我谈一谈，探讨探讨。”

“那挺好啊，省得你今后特地跑一趟。”周文真心地说。

甘萍嚷道：“好什么呀？他大白天不找，偏偏拣三更半夜来找我，谁知道他安的什么心？哼，我才不去呢！”说时挺挺胸，将大草坪拱出了弧度，“我要去也是白天去。因为我妈妈从小就教育我：男人是狼，夜色是狼的酒！”

周文吓了一跳，心想亏得现在是大白天！同时脑子飞速运转：难道刁老师是色狼，对她动手动脚过？否则她怎么认为一应邀就贞节难保？她妈

又是干嘛行的？得接触多少男人才总结得出这条经验？他不知道，实际上刁老师压根儿没约过甘萍，只是她在构思一则有关老中青三代的三角恋爱故事，此情节仅为她自己的想象而已。至于她母亲蕴含哲理的话，也是她凭空发明的。她之所以要借母亲的口，道理就好像某些年轻干部，总喜欢借重老革命的资历与威望。好在周文脑海里的问号只像穿堂风一刮而过，立刻没了深入探究的兴趣。但既蒙甘萍这样信赖，来而不往非礼也，便假模假式赞了一句：“你这种只给狼喝水，不给狼喝酒的办法很巧妙，我太佩服你了。”

嘲笑的话用真诚的口吻说出来，很容易使听者误认为赞美。甘萍心里一舒坦，文人自以为是的毛病便复发，从衣袋里摸出几张折成方块的稿纸，不由分说塞进周文夹克衫的斜兜里，腼腆地说：“这是我的电话号码，藏好了，不许告诉别人！回去后我们保持联系。哎，你也留个电话给我呀！差点忘记问，你下午几点钟走？我跟你一道走，车上也能说说话，省得闷气。”

周文心想她给个电话怎么像特务给接头暗号似的？边往她小本子上写号码，眼角忽瞥见几位文友说说笑笑从厕所出来，忙说：“行，到时喊你。”拔腿就走。

甘萍感到莫名其妙，问：“马上开会了，你还上哪去？”

他手朝后一摆：“我又要去‘用功’了！”

甘萍本以为是自己的哪句妙语激发了他的灵感，他要跑去记下来，直到他进了厕所，才醒悟，脸一红，忙走开。

一阵神仙般地轻松后，周文摸遍全身，没带手纸，心想还好甘萍给了几张纸，否则够呛。不过这纸张质地坚硬，须先揉揉软。刚揉几下，发现纸上有字，展开看是首诗，还有标题：赠周文。

你窗口的影子
像把锋利镰刀
我少女的心海
似片候割麦浪
啊……